

鲁迅著译编年全集



一九三三至一九二四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鲁迅著译编年全集

王世家
止庵 编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鲁迅著译编年全集

伍

目 录

一九二三

一月

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

- 女校学生演剧的记 [俄国]爱罗先珂 3
致蔡元培 8
关于《小说世界》 9
看了魏建功君的《不敢盲从》以后的几句声明 11

三月

- 爱字的疮* [俄国]爱罗先珂 22

四月

- 红的花 [俄国]爱罗先珂 40

六月

- 致孙伏园 67

十月

-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序言 88
致孙伏园 91

十一月

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	9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十二月

致许寿裳	107
题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赠川岛	108
致胡适	111
书帐	113
新镌李氏藏本《忠义水浒传》提要	116
题寄清水安三	117

本年

明以来小说年表	11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九二四

一月

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*	145
致胡适	146
致孙伏园	148
对于“笑话”的笑话*	149
奇怪的日历	151
望勿“纠正”	153

二月

祝福	156
致胡适	170
幸福的家庭	172

致李秉中	179
------------	-----

三月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后记	18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肥皂	184
----------	-----

致钱玄同	194
------------	-----

四月

在酒楼上	198
------------	-----

五月

致胡适	209
-----------	-----

致李秉中	214
------------	-----

致胡适	215
-----------	-----

六月

致胡适	218
-----------	-----

《嵇康集》序	219
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嵇康集》逸文考	22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嵇康集》著录考	222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八月

娜拉走后怎样*	23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致李秉中	245
------------	-----

九月

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	248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大涤余人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回目校记	27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秋夜	277
----------	-----

《俟堂专文杂集》题记	28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影的告别	281
求乞者	282
致李秉中	284
译《苦闷的象征》后三日序	285
又是“古已有之”*	286
致李秉中	288
答二百系答一百之误	288

十月

《自己发见的欢喜》译者附记	290
文学救国法*	291
我的失恋	292
《文艺鉴赏的四阶段》译者附记	294
苦闷的象征	[日本]厨川白村 295
《苦闷的象征》后记	[日本]山本修二 356
《有限中的无限》译者附记	358
致李秉中	359
论雷峰塔的倒掉	361
说胡须	363

十一月

西班牙剧坛的将星	[日本]厨川白村 368
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附记	375
论照相之类	377
记“杨树达”君的袭来	383
“说不出”*	389
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(一)	390
《苦闷的象征》引言	391

烽火五则 *	393
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(二)	394
致钱玄同	395

十二月

观照享乐的生活	[日本]厨川白村	398
高尚生活 *	[荷兰]Multatuli	414
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	[日本]厨川白村	417
“音乐”? *		430
我来说“持中”的真相 *		431
无礼与非礼 *	[荷兰]Multatuli	432
复仇		434
复仇(其二)		435
未有天才之前		437
通讯(致郑孝观)		441
书帐		442

一九三三

一月

一日

日记 晴。休假。邀徐耀辰，张凤举，沈士远，尹默，孙伏园午餐。风。

二日

日记 晴。休假。午后理发。

三日

日记 晴。休假。晚寄孙伏园译稿一篇。

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 女校学生演剧的记

[俄国]爱罗先珂

一

在中国没有好戏剧。所谓中国的旧戏，也不过是闹嚷嚷的酒馆罢了。没有戏剧的国度，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呵，我到了中国，最强烈的感到的便是这一节。在先回到俄国去，从实说来，就因为要听好的戏剧和好的音乐的缘故。在中国还有一样可叹的，是女人不能和男人一同来演剧。在文明各国中，女人不和男人一同演剧的是，虽然可羞，虽然可惨，只有中国了。这样异样的习惯，先前是仿佛什么国度里都曾有过，然而在现在，却破除了这野蛮的习惯，无论那一

国，男人和女人，也如亲密的携着手去上学校一样，一同撰述杂志一样，一同议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一样，一同扮演戏剧，是当然的事了。只有中国，虽然可羞，虽然可惨，却还以为是不道德的事。当大众之前，明明买着三四个姨太太，并不觉得不道德，而于男人和女人一同尽力于艺术的事倒说是不道德，这国度是怎样黑暗的国度呵。我一想到这些事，我就悲伤起来了。在心和脑里，都已经受不下新的真理去，而长成于旧道德中的年老的人们，即使最愚劣的习惯也还是要遵循，这结局固然是没有法子想，然而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年青的男人和女人，又何以竟不反抗那朽烂的已为全世界所弃的习惯的呢？景仰真理而心地温顺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，又何以并不一同研究戏剧，在没有好戏剧的中国里，建设起真的戏剧来的呢？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，难道并没有这元气，来弃掉这于理智和感情全都相反的腐烂了的习惯么？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，难道并没有这力量，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，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？对于并没有这一点元气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，我还称之为可怜，称之为近于白痴呢，还是说他是生长在不健全的旧道德里，退化了的父母所生的，在年青时候，已经堕落，无论于真理，于虚伪，两无干系的退化的孩子呢？然而无论怎么说，遇见这年青的孱弱的男女学生们，我就觉得寂寞，觉得悲伤。倘使连大学和专门学校的男女学生们，对于这一点简单的早为全世界所排斥的偏见，也竟奈何不得，则对于现在全世界正在激烈争斗着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，那里会给与一点微末的影响呢？唉唉，黑暗的国度！唉唉，较之黑暗的现在，未来还要黑暗的国度呀！

二

北京大学的演剧，我是大抵去看的，近时在纪念日这一天，也曾

经去看了《黑暗之力》。但是虽然时常去，而对于大学生诸君的戏剧，却没有一回觉得好。去看演剧的时候，我无论那一回总高兴，然而到从观剧归来的时候，却无论那一回总寂寞得没有法了。大学生诸君在舞台上，似乎并不想表现出 Drama 中的人物来，反而鞠躬尽瘁的，只是竭力的在那里学优伶的模样。大学生诸君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，见得像优伶，动得像优伶，用了优伶似的声音，来讲优伶似的话，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。然而我想，倘将模仿优伶，当作真艺术的目的，那可是太不能理解艺术了。学优伶的样，并不是真艺术的目的，却只能说是猴子的本领。真的艺术的目的，是在人，并非用了优伶似的，却用了人似的动作和感情，也并非用了优伶似的声音，却用人似的声音来说话，而表现出人似的人来。所以大学生诸君对于出场的人物，只要一上舞台，就当作自己做去，愈是如此，在看客便愈加见得是一个好演员。而这一点，大学生诸君似乎不知道；他们似乎忘却了自己是最是人似的人，而反以为在什么地方（在拙劣的戏园里吧）见过的优伶是最近于人了。惟其如此，所以他们的笑声，哭声，怒的心绪，喜的心绪，全都不自然，较之艺术的心情，却更多的给人以沉重的压迫精神的印象。扮女人的学生尤其甚。无论是谁，来学女人，固然都不外乎猴子学人样，然而大学生诸君却又并非单是学女人，还在学那什么地方（在拙劣的戏园吧）见过的扮女人的旦角，这可真是当不住，决不能坦然的听下去的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大学生诸君仿佛又不知道有各种方法，可以使不好的戏剧，见出好来。剧场的装饰和光线之类且不提，其中最要紧的是要使戏剧有戏剧似的情绪。而对于这一节，大学生诸君也仿佛毫不留心似的。如近时在大学纪念日所做的那模样，虽然使人起些出卖菜蔬鱼肉的市場，大而喧闹的饭店和运动会，夜市之类的感觉，却并没有剧场似的感觉。大学生诸君也许说，中国的剧场是向来这样的。这大约是的罢，中国的剧场说不定也会像妓院。但是将西洋的《黑暗之力》之类的 Drama 在出卖菜蔬鱼肉的市場上扮演，在谁也不听，

而要听也听不到的运动场上扮演，可是呆气而且全无益处的。要演西洋的戏剧，则造成戏剧的空气便是演剧者第一的目的。倘于造成戏剧的空气这一节遭了失败，则纵使在北京大学纪念日这一天，使西洋的最高的优伶来演剧，也一定不免于失败的了。这不但大学生诸君为然，许多扮演西洋作品的人们，也似乎多没有留心到这一点。

三

然而有一件例外的事，是新近燕京女校学生诸君在协和医学校礼堂扮演的戏剧，所演的是沙士比亚的《无风起浪》这一篇喜剧。这和大学生诸君所演的《黑暗之力》这一类 Drama 比较起来，实在是轻易而且无聊的；但是和女学生诸君的艺术相比较，则大学生诸君的艺术，可不能不说是比傀儡戏尤其无聊的了。第一，是女学生诸君似乎已经忘却了模仿优伶的模样。这或者是女学生诸君并没有大学生诸君似的见过较多的无聊的优伶，所以模仿优伶的样子这一种诱惑，因此并不强烈，也未可知的。总而言之，女学生诸君是自始至终，人似的上了舞台，用了人似的声音说了话。扮作男人的几位，较之仿效男人，却更在表出 Drama 中人物的性质的一种努力，也分明的可以看见。看了这演剧，要我们想象出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是动得像山上的激流，在喜悦，在悲哀，却没有限量，爱好音乐，而充满着美，而且热情的意大利人来，那固然是完全不行的，然而在舞台上扮演的人们，是爱好真艺术，想竭了自己所理解的能事，将他表现出来，却是毫无可疑的事。还有女学生诸君将自己演剧的处所，不像大学生诸君似的做成大学的运动场，做成出卖菜蔬鱼肉的市場模样，而做成了真像演剧的性情了。凡是要造剧场似的空气，第一必要的是美的音乐。这一节，女学生诸君仿佛是最为了然的。那唱歌也就像大抵的中国人唱西洋作品一样，简直是不足道；然而演奏 Organ 的人，却是第一流的艺术家。那 Organ 即使说并非单是那学校

的，而是北京的宝物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在东洋，还没有听到过这样好的 Organ 呢。女学生诸君凭了这 Organ 以及美的西洋的音乐，造成了剧场似的空气，将美的难忘的艺术的印象，给与我了。这是我所极感谢于女学生诸君的。

临末，并且希望大学生诸君也学女学生诸君的榜样，不再将演剧的处所做成出卖菜蔬鱼肉的市场，而能够给人以剧场似的印象。而且希望在不多久，男女的学生诸君能携着手为了在中国的戏剧的真艺术尽心。

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作。）

原载 1923 年 1 月 6 日《晨报副刊》。

初未收集。

四日

日记 晴。赠秦君以汉玉一事。

五日

日记 晴。上午收三弟所寄书一包，内《月河所闻集》一本，《两山墨谈》四本，《类林杂说》二本，共泉二元三角。往高师讲。买景印《中原音韵》一部二本，泉三元二角。晚访季市。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，赴之，同席共九人，至十时归。

六日

日记 县。午后寄胡适之信。寄三弟信。其中堂寄到书目一本。

七日

日记 县。星期休息。午后井原，藤冢，永持，贺四君来，各赠

以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一部，别赠藤冢君以唐石经拓片一分。下午丸山君来，并介绍一记者橘君名朴。

八日

日记 晴。午后步于小市。

致 蔡元培

子民先生左右：谨启者，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象，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，除武梁祠画象外，亦殊不多，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，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。今附上三枚：

- 一 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掾平邑□郎东阙画象南阙有记云章和元年十一月十六日。在山东费县平邑集。此象颇清楚，然亦有一人抱之，左右有朱鸟玄武。

（未摹）

- 二 嘉祥残画象旧为城内轩辕氏所藏，今未详所在。象已漫漶，亦有一人持之。
- 三 未知出处画象从山东来。此象甚特别，似二人在树下，以尾相撩，惜一人已泐。

周树人 启上 一月八日

九日

日记 晴。上午往大学讲。寄蔡先生信附拓片三枚。寄其中堂泉三元。

十日

日记 晴。午后寄章菊绅信。游小市，以泉二角买《好逑传》一

部四本。晚朱谔先，张凤举，马幼渔，沈士远，尹默，馭士来，赠谔先以自藏专拓片一分。

十一日

日记 晴。下午寄孙伏园信。

关于《小说世界》

记者先生：

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，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，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中提起我，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：就是对于《小说世界》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。

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，而不成问题的事。

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，倘有什么新的进来，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。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，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，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，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，闹得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。（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，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，实在昏得可怜！）但中国人，所擅长的是所谓“中庸”，于是终于佛有释藏，道有道藏，不论是非，一齐存在。现在刻经处已有许多佛经，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《续藏》，又印正统《道藏》了，两位主客，谁短谁长，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，用不着词费。然而假使比较之后，佛说为长，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，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，很不一律的。

上海之有新的《小说月报》，而又有旧的(?)《快活》之类以至《小说世界》，虽然细微，也是同样的事。

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，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